

◆ 军营记事

在海岛当兵

金星

那一天，县武装用钢板刻印的“入伍通知书”由大队民兵营长领着一班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敲锣打鼓送到我家，我由学生成了军人，骄傲油然而生。

新兵们来到公社武装部换了崭新的军装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。我的棉帽大一圈，盖住了眉毛，棉袄外套罩着屁股后直甩动，裤子卷了几圈还是在“扫地”，我没觉得自己矮小，反觉自己高大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在田间干活的叔伯、兄长、姐姐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，自己俨然像电影中解放军战士。风光几天后，竟忘了书包还在教室的课桌抽屉里。

学校为入伍的同学开了欢送会。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，从初中到高中教了我五年。在我们几位新兵起立离开的那一刻，老先生起立，双脚并拢，双臂下垂，五指紧贴长裤，向我们行了个鞠躬礼。老师已是白发老人，他这是多大的礼节啊！1978年，我探亲回家，想拜见老先生，到了母校，老师们告诉我老人家已退休回老家。别人只知他的老家在江南。我多想给他敬个礼！

火车不紧不慢地跑着。隐隐约约知道是去烟台。听说那地方有苹果吃，能见到大海。车子行了好久，才知道身边的全是来自桐城、枞阳、怀宁的新兵。

在车上的几天几夜，我们都是靠饼干、开水填肚子，虽然有些饿，但谁也不敢吱声。到了军营，中午时分，小推车推着大馒头、大白菜汤来了。是充饥点心吧？新兵们你看着我，我瞧着你，心里想着，等会有米饭吧，有米饭有炒菜才是午餐嘛。“吃吧吃吧，这就是午餐。”带兵首长开口了。

没有桌子，没有米饭，更没有炒菜，大家都站着啃馒头，这就是我们到部队的第一餐。由此，烟台的“大馒头、大白菜汤”永远留在我们这批安徽兵的记忆里。下了连队，老兵对我们说，这么吃才有战斗力。后来，我们个头都长高了，人也结实了，成了老兵，也对新兵说：“吃了大馒头、大白菜汤，部队就有战斗力。”

点名分兵开始了，穿黑棉鞋的新兵跟着首长走了，穿皮鞋（大头鞋）的新兵在原地站着。“听口令，齐步走！”一列列新兵队伍跟着首长上船，我低头一看，全是穿大头鞋的，各人把背包、行李扔下船

舱，就着行李坐下。舱内是桔黄色钢板，有一股是鱼腥烂菜味，马达轰鸣声震耳欲聋，时而听到海浪击打甲板声。金黄色的太阳斜照进船舱内，感觉船在空中，太阳就在船顶上，海连着天，天连着海。有人开始东倒西歪，半小时后，开始翻江倒海般呕吐。大头船迎着风浪站立起来，

一浪过后，又狠狠砸下来，感觉五脏六腑被人揪起放下，又揪起又放下，渐渐地，船舱内没了声音，没了动静，没了呕吐声，几乎所有人都晕了过去，有的已经不省人事。

“醒醒吧，下船啦，部队到了！”隐约听到带兵首长在吆喝，睁眼看看，微弱的灯光在风浪中晃动，那是码头灯光在海浪中的倒影。想往起爬，动弹不了。船靠码头，新兵们没几个能自己走下船的，全靠接船的老兵一个个背着下船的。来到营房，躺在地铺上，总感觉屋顶还在晃动，地面还在抖动，梦幻似的，感觉还在船上。

4.6平方公里小岛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。有一段时间，看到大头船我就晕。

再后来，我们最愿意听到大头船靠码头的鸣笛声，最希望看到大头船由远而近驶向海岛的身影。岛上补给全靠大头船。秋冬季节是海岛台风季节，十天八天刮风不停，十天半个月，大头船进不了岛，肉没了，青菜断了，报纸不见，家信不见。驻地村民给炊事班送来了海鱼，我们南方人称海鱼为海鲜，能吃上一顿就是美味大餐，但餐餐海鱼，没有佐料，没有调味品，井水煮海鱼，豆渣似的，所有人都怕海鱼上桌。因为没有青菜，战士们看着咸菜、海鱼，瞅着窝窝头、玉米饼，紧锁眉头，不愿拿筷子，炊事班长急得团团转。报纸不到，指导员无法上课，好在连队俱乐部门前有棵树，树上有只喇叭，送来“新闻摘要”。年轻的战士，最盼的是家信，尽管除了年月日不同，全是父母、家人叮咛、嘱咐，用现在话说等于“复印件”，但那是父母的声音，是家人的心愿。更有掐着指头算日子的，等待着女同学、女朋友、未婚妻、孩子妈的来信，那是“见字如面”的等待啊。下课时间，通信员最忙，忙着送报纸、送家信，要是女同学、女朋友来信了，全班战友都分享着快乐，大呼小叫嚷嚷着“念念吧，念念吧”，跟着起哄。

我在连队炊事班当给养员。码头分菜了，炊事班驾着毛驴车，车上掉下一两棵青菜，跟在后面的老乡捡到，会跑步送上毛驴车，他们知道部队也缺青菜。如果哪天看到村里老妇联主任来到炊事班门前，肯定是村里有老人生病了，想跟部队“讨”口青菜做病号饭，有时候，也有年轻人来到炊事班门前，羞羞答答半天不开口，炊事班同志们都知道一定是家里有病人了，战士们宁可少吃一口青菜，也要给驻地乡亲们留口“病号菜”。

每年三月份是老兵退伍回乡的时节，连队大喇叭里不停唱着：“毛主席的战士，最听党的话……”乡亲们就知道老兵要退伍离队了，女子民兵连组织大姑娘、小媳妇们来连队给退伍老兵抢着洗衣被、鞋袜。

连队1984年解散。近日，我们连77岁的老连长组织老兵回连队、回驻地，与驻地村委会举办联谊会，大爷大娘含着激动的泪水，奔走相告：“解放军回来了！连队大叔回来了！”



孤独的漫游者 周文静 摄

◆ 流年碎影

塘埂上的夏夜

董金来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没有电风扇、空调，夜晚纳凉全靠蒲扇和自然风。一个村庄几十户人家，夏夜乘凉首选之处就是村边那口大水塘的塘埂，那里地势高，最凉快。

太阳西沉，老人、孩子纷纷把竹床、躺椅搬到村边的塘埂上，排成长龙。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主动地把塘埂打扫干净，洒水降温，再在塘埂边烧一堆枫树球和辣椒草，驱赶蚊虫。晚饭后还是没有“活风”，火闷闷的，让人有窒息的感觉。孩子们洗好澡，从更闷更热的土坯屋里走出来，来到塘埂上“望风”。大人们则还要放水、看水、做家务，不到夜里10点甚至更晚都歇不下来。

月亮还没爬上来，天边残留着一抹余晖，池塘的水面被染成淡淡的橘红色。蝉鸣声渐渐弱了，蛙鸣开始此起彼伏，不知名的虫儿在草丛中窸窣窸窣地叫着。大人们还没有来，孩子们像脱缰的野马，在塘埂上追逐打闹。

忙碌了一天的大人慢慢地来到塘埂上，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摇着蒲扇，谈天说地。偶尔有调皮的孩子捡起一块石块，用力扔进池塘，激起一片水花，惹得大人们一阵笑骂。大一点的孩子，借着马灯的光亮，在池塘、水沟、稻田里捉泥鳅、抓小鱼、捕黄鳝，不时兴奋地叫喊着。

“小伢子，莫玩水！塘里有水鬼，专门拖小伢子下水！”胡奶奶摇着蒲扇，一脸严肃地朝玩水的孩子喊。我们虽然表面上装作不以为然，心里却不由得

有些发毛，不自觉地往塘埂中间挪了挪，往大人堆里靠一靠，离水远一点。几个胆小的小伢子直接钻到大人怀里，拽着大人的手，呆呆地望着忽明忽暗的池塘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银白的月光洒在池塘上，波光粼粼，像撒了一层碎银。塘埂上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孩童的嬉闹声，大人的呵斥声，青年人清唱与说笑声，老人手摇蒲扇的窸窣声，池塘里的蛙鸣声和草丛中的蚩蚩声，汇成夏夜交响曲。

“从前啊，有个叫李大胆的……”村里的老寿星董爷爷坐在竹椅上慢悠悠地讲起故事。我们立刻围上去，屏住呼吸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，水鬼、狐仙、山神……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从他的口中蹦出来，我们时而屏住呼吸，时而哈哈大笑。

夜空浩瀚，繁星点点，残月西斜，亮晶晶的萤火虫在黑暗中飞舞，夏虫还在深夜里凄凄切切地鸣叫着。终于来活风了，树梢在夜色中晃动起来，水塘溢出的凉意，空气中混着淡淡的水腥味。风从水稻田和玉米地吹过，送来青苗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。夜渐入深，塘埂上的人也渐渐静下来，不时传来打鼾声和梦呓声。孩子们也玩累了，或躺或坐，在奶奶摇动的蒲扇下，听着蛙鸣虫唱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几只青蛙从塘埂上跳进水塘，“扑通”“扑通”，大概是捕鳝归来的脚步声惊扰了它们。一颗流星也像受到惊扰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在天空迅捷划过，不见了。

